



## 在燕园聆听京剧《梁祝》

文 / 张立敏 图 / 梁刚 王家康



北京大学三角地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可它却是北京大学众多重大事件的策源地和发生场所，很大程度上，这里的一举一动牵动着文化人的心弦。今年五月，夏季初至，三角地已热起来了。紧接着热烈的“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京剧名家张火丁携新版京剧《梁祝》到北大校园演出，又一次将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到这里。

夕阳尚未与天空作别，彩霞满天，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前的三角地已是人声鼎沸，打破了校园的宁静氛围。在打招呼、谈笑声中，张火丁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故事成为谈论的中心。活泼的大学生、深沉的中年人，三三两两围在一起，甚至不认识的人也参加进来，议论得风生水起。不时有人过来，怯生生地问：“诸位，有多余的票没有？”

预约领票处，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热切地请求前来领票的人为她多领一



张，那痴迷的样子，真是让人感到有些纠结可又无可奈何。遭到多次拒绝后，她依旧站在那里，期盼着奇迹的发生。

张火丁是程派艺术家赵荣琛关门弟子、京剧梅花奖得主、京剧程派名家，被称为“程派青衣第一人”。自四年前在上海演完《荒山泪》之后，步入婚姻殿堂的张火丁逐渐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今年适逢程砚秋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喜得千金的张火丁复出，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用自己的“程腔张韵”演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

张火丁离开戏剧舞台转瞬已四年了，对于戏迷们来说，多想听一听她那婉转的声腔，看一看她甩起的水袖。这次张火丁新版京剧《梁祝》燕园义演，戏票仅两天就售罄，这是在北京大学的演出中很少有的现象。虽然北京大学每年都有不少文艺演出，但是一部戏曲能够引起如此轰动，这在北京大学的文艺演出历史上并不多见，尤其是在目前菊坛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

演出前一小时，观众鱼贯而入。



观众席上，除了热情洋溢的大学生外，还有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引人注目的是，八十多岁的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也来到了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九十岁的老艺术家郑榕甚至坐着轮椅来观看演出。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在民

间流传已有一千多年，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是中国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汉族民间传说，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音乐爱好者耳熟能详、流传海外的名曲。张火丁新版《梁祝》采纳了现代舞台艺术，





在垂柳依依、黄鹂斜飞和欢快的音乐节奏中，祝英台开始了求学之路。

这虽然是一个悲剧故事，但是在马文才出现之前，充溢着欢快喜庆气息。途中相遇、书堂答辩，随着剧情的发展，张火丁的演唱时而轻柔欢畅，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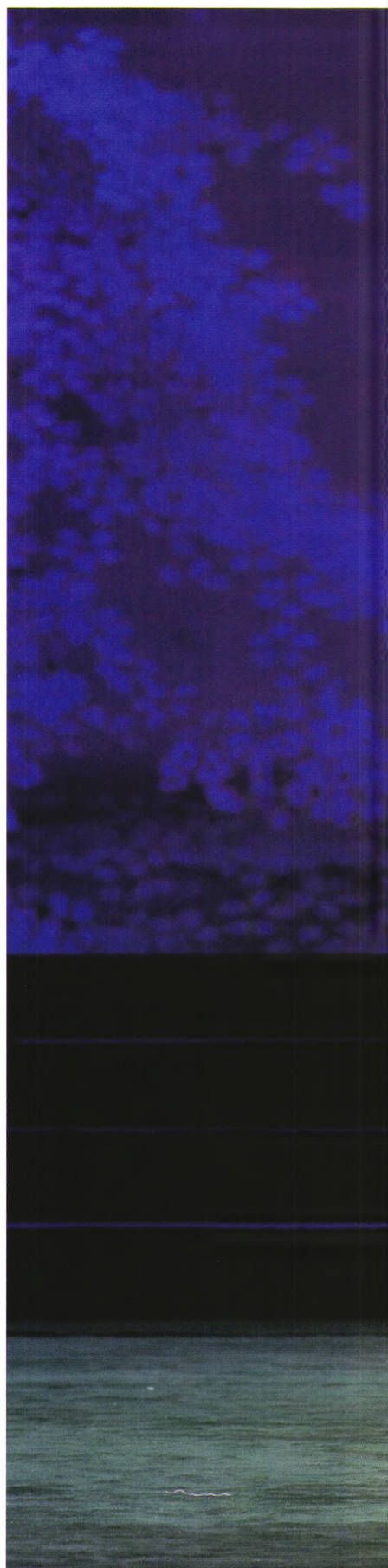
在优美欢快的旋律中舞台谢幕。观众们为这种宏大美丽的景象震惊了。“张火丁，再来一段！”欢呼声中，演员们四次谢幕。无奈中，演了两个小时的张火丁清唱了一段《锁麟囊》答谢观众，戏迷仍久久欢呼不忍离场。



张火丁离开戏剧舞台转瞬已四年了，戏迷们多想听一听她那婉转的声腔，看一看她甩起的水袖。

而高亢嘹亮，观众沉浸在求知乐趣和爱情甜蜜之中。马文才出现后，眼看梁山伯、祝英台爱情走向幻灭，张火丁的唱腔时而如泣似诉，时而悲凉苍劲，以低回幽咽的程腔将祝英台的内心凄苦与坚贞不屈诠释得淋漓尽致，直教观众听之心碎，年轻的女大学生不住地抹泪。梁山伯忧思成疾，病入膏肓，祝英台哭坟，二人幻化为美丽的蝴蝶翩翩起舞，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向勇教授第一次在现场看张火丁演出，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现场的火爆景象。他认为，传统戏曲到今天还有这样的现象，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张火丁的艺术成就、艺术造诣，另一方面是大的环境的变化，这是当下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艺术在当代青年、当代大学当中引起的新关注的反映。











看完两个小时整场演出的九旬老人郑榕认为，张火丁的表演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在新版《梁祝》中的“哭坟”一节的表演达到了程砚秋先生的要求。郑榕老人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程砚秋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山西的讲话：有修养的演员在唱的时候把人物当时喜怒哀乐的情感掺入在唱腔里面，使唱出来的音节随着人物感情变化，怎么能不感动人呢？程先生还说，一切要含而不露，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要用心里的劲来指挥动作，要从生活出发。郑榕说：“张火丁女士在民族戏曲陷入低潮的特殊时期激起观众这样的狂热，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在尊重传统基础上勇于创新是新版《梁祝》的核心艺术基调，新版《梁祝》在许多方面实现了突破。该剧音乐及唱腔设计师万瑞兴说，第一段“路遇”的娃娃调，传统唱腔是高拉低唱，现在则改为低拉高唱，过去采用四分之四的慢板，现在则用原板，这充分体现祝英台女扮男装上学如出笼小鸟般的喜悦心情。“抗婚”中原来是慢板转原板，或者慢板转二六，现在则是慢板转南梆子，感人肺腑且程味浓浓。“楼台

会”摒弃了传统唱词规整的“二二三”七字句或“三三四”的十字句板式，选择极口语化的唱词，给了曲作者和张火丁很大的创作空间。“哭坟化蝶”是全剧的高潮，在祝英台回忆二人当日相处的点点滴滴，而现在物是人非的巨大落差时，伴奏从胡琴改为了古筝，并且加入七十多人的交响乐团伴奏效果。

一位北京大学学生兴奋地说，在舞台设计方面，张火丁在楼台会那场，从后面比较高的地方上场，上场方式特别美，两个人的层次感突出来了，传统京剧上下之间高差之间很少见。在伴奏上，既有乐队还有事先录好的小曲、过场，这种“双轨制”的伴奏很丰富。灯光设计方面，马文才出现的时候，灯光变蓝了，场景一下子由暖色调变为冷色调，用现代手法来诠释人物内心的变化，这在京剧里面也是一个创造。而且，演绎形式的变化、舞蹈的加入都很新颖。

观众中这些北大莘莘学子，对艺术精品的由衷喜爱令人赞叹。一位资深记者谈起经典名作进校园这个话题时说，像《梁祝》这种高雅艺术在学生中如此受欢迎，国内目前也恐怕只有在北京大



学才有可能。

宁静的北京大学有一种氛围，它无形却又无处不在。进燕园，似看不见、摸不着，但却让人心灵受到浸润，灵魂得到提炼，知识得到扩充。相对于在长安大戏院的演出，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原主持人白燕升说，北京大学的特殊氛围、北大学子的特殊素质，使得张火丁的演出似乎在短短十多天内上升了一个层面。

张火丁在北京大学演出《梁祝》，是大师经典进名校系列活动之一。北京大学的艺术传统、文化积淀、当下风貌让这里成为民族艺术生长的沃土，大师经典进校园的意义非凡。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教授说：“经典的艺术、大师级的艺术，最能代表我们民族艺术思维最高成就的艺术走进一流高校，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经典艺术进入北京大学，必将在这个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曾经并且继续引领文化新潮的先锋阵地上开花结果。“尤其是我们最高的戏曲学府中国戏曲学院带

着自己的宝贝来到这儿，那就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那就是我们这些为民族艺术工作的人感到高兴的事。”在经济条件下民族的艺术特别是民族的戏曲艺术面临着困境，怎么走出这个困境需要全民族来探索，但是高等学校义不容辞的应该走在探索的前列。如此看来，京剧表演艺术进入北京大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个高度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民族理应推动自己顶尖的艺术家带着他们顶尖的艺术品，首先走进高等校园去适应观众的需求，并提高观众的素养，既服务于民众又教育引导民众。从这个意义上，仲呈祥认为张火丁到北大演出这一个文化事件不只是属于中国戏曲学院，也不仅是属于北京大学，而是属于中华民族。

艺术是一种形象的表达，艺术品味的提升发生于艺术感受之后。新版《梁祝》为北京大学学子提供了精致而深刻的文化感受。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感慨颇深，认为《梁祝》养眼



养心、陶冶性情，“中国观众如果有机会来看张火丁的演出，大家的思想情操素养都能够得到提升，而且是在感动中提升。”

